

“老去又逢新岁月，春来更有好花枝”。农历新年在即，献岁发春，转眼之间已经是岁逢甲子了。先民在远古时代就创造了“干支纪年法”，就是以“十天干”(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)和“十二地支”(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)按照顺序组合起来，得到甲子、乙丑等60个组合，俗称“六十甲子”，十二地支与特定的动物对应起来，如此轮回而复始，没有穷尽。

岁月轮回，四季交替。2020年是甲子年，“子”即是“鼠”，故甲子年又可称为“鼠年”。已故文史学家唐鲁孙先生说“干支自古相传是天皇氏所创，黄帝时大挠氏才以天干配地支来纪年月日时。从黄帝纪元开始，到现在整整七十七个甲子了。”(《老乡亲》)岁逢甲子，也是难得，我们遇到了有史以来第78个甲子年，何其幸运。时逢庚子，首鼠当令，我就来个庚子年说“鼠”。

鼠位列生肖之首的记载与传说

1990年，我写过一本小书《十二生肖》，由百家出版社出版，对十二生肖故事作了一番探讨。中国人的十二生肖到底起源于何时？于今仍然是一个谜。但长期以来，不少学者依然将东汉思想家王充在《论衡》中的论述看成是十二生肖与十二生肖的配属的最早记载，这说明汉代大体上已经奠定了现今的表述基础。

生肖为何有“十二”？《周礼·春官·冯相氏》：“掌十有二岁，十有二月，十有二辰，十日，二十八星之位，辨其叙事，以会天位。”《国语·晋语四》也记载：“黄帝之子二十五宗，其得姓者十四人，为十二姓。”甚至天子妻妾也有“十二女”之说，《后汉书·荀爽传》：“故天子娶十二妇，天之数也；诸侯以下各有等差，事之降也。”时间的分割以十二累进，一纪十二年，一年十二个月，一日十二时辰。这些记载恐怕可以印证生肖取数“十二”的缘故。

实际上，十二生肖有着深厚的天文学背景。在洪荒年代，原始先民们体验着寒暑交替的循环往复。宋人洪皓在《松漠纪闻》载：“女真旧绝小，正朔所不及，其民皆不知纪年，问则曰‘我见青草几度矣’，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。”宋人孟珙《蒙鞞备录》也记：“其俗每草青为一岁，有人问其岁，则曰几草矣。”后又有观天者发现月亮盈亏周期可以用来丈量岁的长短，发现十二次月圆为一岁，这一发现，是初期历法最精度的成果之一，“十二”便视为传达天意的“天之大数据”。天干需地支为伴，日月相对，天地相对，就非“十二”莫属了。

那么，为什么先民们要选择这十二种动物作为属相？历史上对此对应排列也有不同的说法。其一，宋人洪迈认为是以十二支的奇偶数和动物足爪的奇偶数相对应。如子寅辰午申戌都是奇数，鼠虎龙猴狗的脚步都是五指，马则是单蹄。因此，子寅辰午申戌分别与鼠、虎、龙、马、猴、狗对应。其二，明人郎瑛在《七修类稿》一书中则认为按照动物的性情来配合的，如“子为阴极，幽潜隐晦，以鼠配之，鼠藏迹也”。其三，清人刘献延也同意郎瑛的说法，他在《广阳杂记》中引李长卿《松霞馆赘言》说：“子何以属鼠也？曰：天开于子，不耗则其气不开。鼠，耗虫也。于是夜尚未央，正鼠得令之候，故子属鼠。地辟于丑，而牛则开地之物也，故丑属牛……”其四，学者还有这样的解释：十二种动物的选取与排列，是根据其每天的活动时间确定的。例如鼠，就是夜晚十一时到凌

晨一时的子时，此时老鼠最为活跃，等等，这些说法解释了首鼠的道理，但也都有些穿凿附会。

如果说文人墨客的研究比较古板，民间传说就生动有趣多了。如轩辕黄帝要选十二个动物担任宫廷侍卫，动物纷纷报名，猫托老鼠代为报名，但老鼠忘了，故十二生肖中没有猫，猫从此成了老鼠的天敌。再如某次动物比赛，最后剩下武艺高强的象、鼠、牛等十三位，机灵的老鼠钻进了象鼻，弄得大象狼狈而逃，于是十二生肖中没有大象，老鼠占了第一。再如传说中的远古时代，天地混沌，如同大气包，气体跑不出来，与外界隔绝，其时老鼠身强力壮，硬是将大气包咬出了一条缝，气体从缝隙出入，老鼠拯救了生灵万物，立下开天辟地之功，故天地生成于子时，是以子时属鼠……这类传说，或似开心解闷的笑谈，或似贬恶扬善的寓言，文学成分较浓。不过“子鼠丑牛，寅虎卯兔，辰龙巳蛇，午马未羊，申猴酉鸡，戌狗亥猪”，成为朗朗上口的童谣，世代相传，流传于民间，似乎早已超越了阶层，超越了年龄，融进了每个人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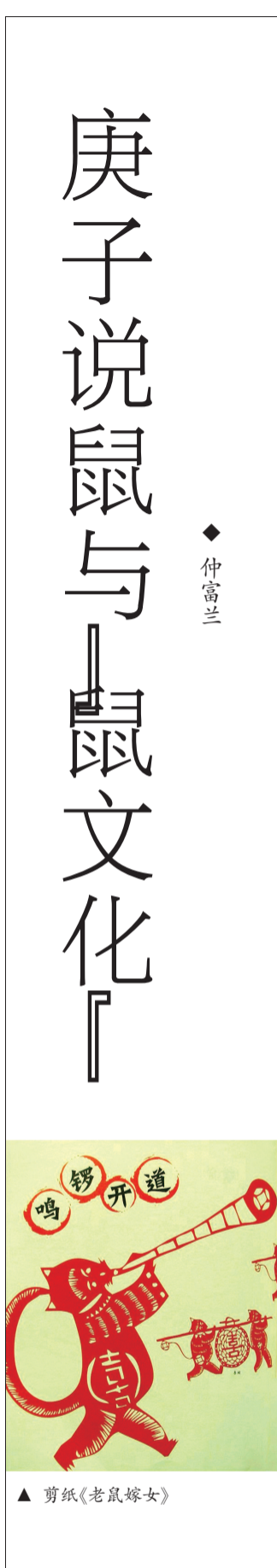
老鼠形象的神话学解读

说起老鼠的别名，可就多了，北方叫它“耗子”，南方叫它“老鼠”、“老虫”，《唐书》称鼠为“坎精”，《云仙杂记》谓鼠为“社君”，《正字通》称鼠为“耗虫”，也有古籍记载叫“穴虫”，唐代柳宗元《三戒·永某氏之鼠》，因为鼠能站立，前脚能立于颈上，称之为“礼鼠”，岭南因为鼠可入供，避讳鼠字，称之为“家鹿”，此外还有“家鼠”、“米耗子”等诸多别名，恕不一一备举。

老鼠别名虽多，但人们对它的印象实在不怎么样。一提到鼠，脑子里马上会想到不少描述它的词语，什么鼠目寸光、鼠心狼肺、鼠头鼠脑、贼眉鼠眼，什么雀目鼠步、无名鼠辈、鼠肝虫臂、城狐社鼠，什么老鼠过街人人喊打，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等等，更有许多民间歇后语，什么“被迫打的老鼠——见洞就钻”“打鼠不着反摔碎罐罐——因小失大”“打死老鼠喂猫——恼一个，好一个”“耗子进老鼠夹——离死不远”……诸如此类，褒意全无，倒是满满贬意，好像人类和鼠结下了梁子，老鼠阴险、狡猾、诡诈，老鼠是疫病的载体，也是灾难和厄运的化身，等等。其实，在民俗生活中，鼠的形象远非如此单一，人们对于鼠的态度也并非这样简单，需要做一番客观的分析。

我国各民族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，为老鼠正名的不在少数。云南澜沧县拉祜族流传着《牡帕密帕的故事》，说的是在天地混沌未开的时候，创世神厄沙创造了世界，是老鼠咬了三天三夜，将厚厚的葫芦咬破，一男一女从里面走出来，他们便是拉祜族的祖先，这说明老鼠有创世之功。在普米族神话《太阳、月亮和星星》里，老鼠又成了云墙上打洞的能手，正是老鼠在云墙上打洞，大地从此有了光亮。畲族流传的《老鼠和谷种》的传说，说古时候，稻谷一年四熟，收割不尽，人们不知爱惜。天神一生气，就用布袋把谷子全收回去了。没有粮食，人要饿死，人们便求老鼠去偷谷种。老鼠上了天，等天神睡着，在黄泥浆里打个滚，咬开布袋，沾了一身稻谷回到人间，从此人间才有了谷种，把粮种从天上偷下来，这又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壮举啊！

因为老鼠的贡献，不少民族都对它怀有一份感恩之心；也因为它有所贡献，人们甚至对它偷粮的行径也抱有一份同情和怜悯。我国南北



▲ 剪纸《老鼠嫁女》

方都有流传的《老鼠为什么死不瞑目》，说老鼠给人类带来了谷种，人却不允许老鼠吃粮，见了老鼠就打，老鼠觉得委屈，死了才不肯闭眼的。

千百年来，民间一直流传着所谓“四大家”、“五大门”的动物原始崇拜，即是对狐狸、黄鼠狼、刺猬、老鼠、蛇保持一种敬畏心理。人们认为，这些动物具有非凡的灵性。鼠与人类生活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，各地关于鼠及鼠神的传说十分常见，在北方还曾经流传着老鼠救驾受封的故事，赐财金钱鼠的典故。

用神话学来解读，可见神话传说及故事包含着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、情感模式和对世界万物的看法，也许先民们曾经从鼠的活动中获得过某种启发，也许先民们曾经直接受益于鼠，比如饥饿的时候从鼠洞里找到过救命的粮食，惊喜之余便对老鼠做出了浪漫主义的解释和评

判，赋予鼠一个“文化英雄”的身份。

“老鼠嫁女”所展现的悖论

神话终究是神话，鼠患成灾依然是现实世界里的一种祸害。农业民族要生存繁衍，靠的就是田野里的收成，老鼠毁田偷粮，当然就是农业民族的大敌；再说老鼠传播疫疾，是人类生命的杀手；咬物坏墙，又是名副其实的败家子。所以，早在2000多年前，农人们就发出了愤怒的呐喊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麦”，这首出自《诗经·魏风》的诗篇，既是对直接侵犯人类生活空间的老鼠的痛斥和控诉，也是对不劳而获却衣食无忧的权贵者的指责和讽刺！特别是遇到鼠患肆虐横行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绝不会坐以待毙，老鼠也便成为人类的驱灭对象。

为了驱灭鼠，人们畜养礼遇它的天敌。老鼠的天敌自然首推猫。我国古代有一种“报本反始”、报答上天神灵并祈祝农业丰产的年终祭礼，最早的腊八祭礼，祭祀的对象中很重要的一个便是猫，“迎猫，为其食田鼠也”，祭祀其吃野鼠保护禾苗之功。唐代之前，人们还普遍养狗以捕鼠。四川三台县郫江乡汉代崖墓中还发现过一块画像石，一狗蹲坐，前爪支地，眼睛圆睁，口中叼一只肥硕的老鼠，可作为养狗捕鼠的明证。今人嫌别人多管闲事，动不动就说“狗拿耗子”，看来历史上还真有“养狗拿耗子”的风俗。

有趣的是，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“老鼠嫁女”“老鼠娶亲”的故事，在流行的年画或剪纸中，有一个常被采用的题材，那就是《老鼠娶亲》或称《老鼠嫁女》。图中描绘着老鼠娶亲(或嫁女)的场景，俨然人间嫁娶的情况。有花轿、彩旗、灯笼和鼓乐队等，只不过所有主角都是由鼠辈充当罢了。在这种幻想性的剪纸中，那迎新仪式的出场者只有老鼠，可以说是清一色。而另外一些图像除了老鼠外，却添了一只身体硕大(从比例上看)的猫。婚姻嫁娶本是人类所特有的文化行为，可是民间却让老鼠也嫁女娶亲，将它嫁出去，将它送出去，以确保来年平安吉祥。各地“老鼠嫁女”风俗的时间不一，例如上海郊区有些地方“老鼠嫁女”习俗一般在正月十六，这天晚上，家家户户炒芝麻糖，就是为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，人们不点灯，全家人要一声不响，意为老鼠嫁女提供方便，生怕惊扰了它娶亲的好事。纵观中国南北各地，都曾流传着“老鼠嫁女”的故事与歌谣，出嫁的鼠女最终总是难逃葬身猫腹的“噩运”，其中最滑稽的当数鼠女的糊涂爹娘为女儿挑选花猫做女婿的事了，诙谐幽默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除此之外，我国各地还流传着与鼠有关的多种岁时习俗。除夕夜守岁时的“照虚耗”，就是在墙壁角落和米缸面瓮之处，烧香燃灯，让老鼠吃了赶快走。“敲击避鼠”“滚葫芦”之类，是边敲边唱，与“照虚耗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东北地区还有在农历正月第一个子日燃熏鼠火的做法，孩子们在田埂上撒稻草点火烧杂草，叫熏鼠火，农家还会根据火势大小来卜来年庄稼的丰歉。贵州毛南族的送鼠节，腊月初一人们大唱《送鼠歌》：“送老鼠，除老耗，大家都来呀，今日过小年。家家齐开仓，谷穗挂成排，米魂挂中央。不许老鼠窜进屋，不许老鼠钻进仓。”过后，年轻人还要举行砸老鼠比赛。

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，这无疑是人类与动物关系变迁的体现。在遥远的古代，人们担心粮食受损害，对于老鼠是抱怨和惧怕的。它精灵而又狡猾，在人们还不能有效地制

御它的时候，就只有尊敬它，甚至亲热它，以冀求“和平相处”。人们对老鼠的态度既讨厌又羡慕，既憎恶又欢喜，这正是人类面对老鼠的复杂心理和矛盾态度。

源远流长的鼠文化

老鼠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，鼠文化就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。鼠文化使鼠变得越来越可爱，越来越神秘。曾几何时一曲《老鼠爱大米》的流行歌曲风靡一时，“我爱你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”，强化着鼠文化的传播。

其实，鼠文化在古代就是许多文人骚客的永恒话题。鼠的灵性，使它可以穿墙越壁，奔行如飞，虽不是水生动物，却有超强的游泳本领。民间间对鼠性通灵，能预知吉凶灾祸，对自然界将要发生的不测，如地震、水灾、旱灾、蝗灾等，它特别敏感，都会有一定的行动反应。鼠的繁殖力很强，是其他动物不及的。鼠生就一副小巧玲珑的体态，喜欢上窜下跳，其象征意义就是精致细小和微小。古代除《诗经》外，《山海经》中有《耳鼠》，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有《唐鼠》。此外，《尔雅》《庄子》《尚书》都有鼠的记载。唐代柳宗元的《永某氏之鼠》、清代蒲松龄的《大鼠》、袁枚的《鼠胆两头》等都是鼠文名篇。

因为老鼠与人的关系密切，人们又对老鼠感恩有加，因此老鼠也成为文学作品颇受欢迎的题材。古典名著《西游记》写无底洞的老鼠精逼唐僧成亲，是鼠婚故事的发展；《聊斋志异·阿纤》篇则写了人鼠相恋的故事；《水浒传》中的白胜，浑名白日鼠，生动传神；《三侠五义》中大闹东京的“五鼠”，都是侠肝义胆之士；文学作品中有关鼠的诗词、书画、儿歌、戏曲，多得不可胜数。

晋代郭璞曾经撰有《鼯鼠赞》：“有鼠豹彩，厥号为鼯。汉朝莫知，郎中能名。赏以束帛，雅业遂盛。”此诗记述了“皇帝问鼠”的故事。据《河南府志》载，有一次，汉武帝在灵台设宴，有人捉到了一只豹纹鼠。皇帝问群臣这是什么鼠？群臣一时语塞。郎中窦恢说：“这叫鼯鼠，《尔雅》有记载。”皇帝命人百问，果有记载，于是就赏赐窦恢一百文缗。

有一次，南宋词人李清照偕丈夫赵明诚应邀参加乌老寿星的寿宴，席间应众人之请，即兴合作一副寿联：“乌龟方姓乌，龟寿比日月，年高德亮；老鼠亦称老，鼠姑兆宝贵，国色天香。”鼠姑为牡丹别称。此联巧妙嵌乌老，立意精巧，幽默风趣，众人无不喝彩。清代翰林尊称“老先生”。一次，某翰林拜会浙江乌巡抚。乌巡抚出联嘲道：“鼠无大小皆称老。”那翰林不甘示弱，脱口反讥：“龟有雌雄总姓乌。”虽然此联出言不逊，但巧思工整，也是令人拍案叫绝。

明末清初，一批故臣戴上了红顶子。福建屠夫徐英一气之下，便在自己的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：“鼠因粮绝潜踪去，犬为家贫放胆眠。”嘲讽得人木三分。

老鼠还是有情有义的代表，是多子多孙、招财进宝的象征，在节日里，它们的形象成为面塑，背驮元宝；在婚礼上它们的形象成为礼花，人们借它的超强繁殖能力祝福新人早生贵子；在童谣中，它们机灵可爱，调皮有趣……

当今互联网时代，人们谈论鼠文化，有人将“鼠”与“数字文化”联系在一起，鼠文化也有了新的创新。民俗学问博大精深，民俗神话奇妙无比，民俗神灵奇妙无比，鼠年的习俗，传递了人们趋吉避凶、平安健康的精神寄托，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，创新这门学问，势在必行。